

目次

蓮花香爐和寶子	1
香合	23
兩宋香爐源流	37
附：帽頂與爐頂	82
印香與印香爐	87
宋人的沉香	97
附：兩宋諸香淺識	114
龍涎真品與龍涎香品	123
琉璃瓶與薔薇水	137
索引	151
原版後記	171
新版後記	179
附：初刊之篇名以及期刊號	182

蓮花香爐和寶子

禮神儀式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熏香習俗中土很早就有了。熏香所用的香料，早期為禾本科的茅香，時稱薰草或蕙草。與薰草配合的熏香器具是爐身很淺的豆式熏爐。西漢中葉，南海乃至遠西的龍腦、蘇合等樹脂類香料傳入中土，此類香料芬芳馥鬱遠過於茅香，故不免漸漸佔得上風。它的熏香方式卻與茅香有很大不同，即樹脂類香料並不像茅香那樣可以直接燃燒，而須在下面承以炭火，與它配合的熏香器具自然要隨之變化，於是出現了博山爐。兩漢博山爐頗有精品存世，如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錯金銅博山爐〔1·1〕、鑲銀銅博山爐^①，如陝西興平所出未央宮中物“金黃塗竹節熏盧（爐）”^②〔1·2〕，可知其製作曾盛極一時。為了下容炭火，博山爐與豆式熏爐相比爐腹要深，爐蓋則成聳立的山尖，山巒重疊處是細小的出煙孔，因此有了發煙舒緩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彩版九、彩版二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② 咸陽地區文管會等《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塚一號從葬坑的發掘》，圖版四：1，《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九期。此器今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爐座銘文係參觀時拍攝。



1-1
錯金銅博山爐
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



1-3:1 綠釉蓮瓣蟠龍博山爐
陝西長安隋豐寧公主與駙馬韋圓
照合葬墓出土



錯金銀竹節爐爐身



錯金銀竹節爐座及爐座緣部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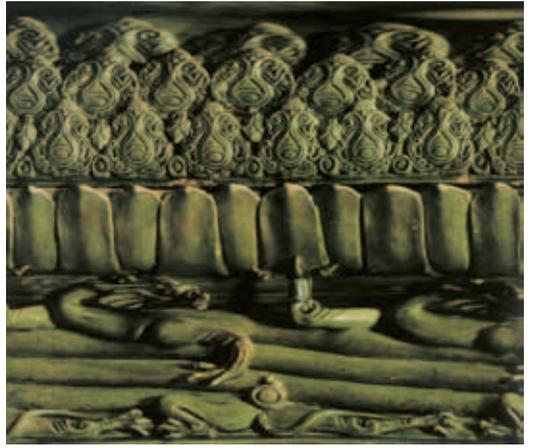
1-2
錯金銀竹節爐
陝西省興平縣出土



1·3·2 綠釉蓮瓣蟠龍博山爐
故宮博物院藏



1·3·3 綠釉蓮瓣蟠龍博山爐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展開圖

之效^①，所謂“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②，正是貼切的形容。梁吳均《行路難》“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玉階行路生細草，金鑪香炭變成灰”^③。博山爐的熏香方式也描繪得清晰，只是這裏詠物寄意把它化作了美麗而憂傷的意象。

南北朝時代，博山漸同佛教中的蓮花結合在一起，其時石窟造像中出現了不少刻畫精細的圖案，如洛陽東關出土的北魏神王石碑座綫刻畫中的博山爐^④〔3·14:1〕。雖與之呼應的實物並不多見，但隋唐時代的陶瓷製品與它銜接得很緊，因此能夠顯示出這些石刻藝術本來不乏現實的依據。比如陝西長安隋豐寧公主與駙馬韋圓照合葬墓出土綠釉蓮瓣蟠龍博山爐，仰蓮爐座由一對蛟龍宛轉托出，爐蓋依然博山舊式，但傳統的山峰演變為聯珠紋沿邊的鈿式花瓣，其上則是精細的孔雀翎紋^⑤〔1·3:1〕。故宮博物院和日本出光美術館各藏一件綠釉蓮瓣蟠龍博山爐〔1·3:2~3〕，式樣與它幾無二致，前件收藏者定其時代為隋^⑥，後者定為唐^⑦。此外如夏威夷火奴魯魯美術館藏唐代白瓷蓮瓣博山爐，又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藏唐代白瓷蟠龍博山爐^⑧〔1·4〕，花瓣之飾均取象於如意寶

①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焚燃樹脂香料的香爐，“爐身要作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樹脂類香料放在炭火頂上，使之徐徐發煙”。為防止炭火太旺，爐身下部的進氣孔常常縮成很窄的隙縫，“甚至往往作成封閉的，同時將爐蓋增高，在蓋上面鏤出稀疏的小孔，透過小孔的氣流挾帶熏爐上層的香煙飄散，而爐腹下部的炭火由於通風不暢，所以只保持着緩慢的陰燃狀態，正適合樹脂類香料發煙的需要”（頁360~361，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關於早期香料與熏香器具的發展演變，此著述論最得要領。

② 南齊劉繪《詠博山香爐詩》，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頁1469，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③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頁1729。

④ 《中國畫像石全集·8·石刻綫畫》，圖四九，山東美術出版社等二〇〇〇年。

⑤ 《考古與文物》二〇〇〇年第四期封面。（註釋6~8見下頁）



1-4 白瓷蟠龍博山爐（右為打開時的樣子）
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藏



1-5 銅蓮花博山爐
百濟故都扶餘陵山里出土

（註釋接上頁）

- ⑥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瓷器》，圖八一，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等二〇〇二年。
- ⑦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4·隋唐》，頁264，小學館一九九七年。
- ⑧ 《陶磁大系·37·白磁》，圖二，平凡社一九七五年；《中國的陶磁·5·白磁》，圖六，平凡社一九九八年。後一例承大和文華館惠允觀摩並拍照。
- ① 南齊劉繪《詠博山香爐詩》。
- ②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頁197。韓國學者全榮來曾就此爐來談中土博山爐的型式演變及扶餘香爐的造型來源，論述很詳細，見《香爐の起源と型式變遷》，《古代文化》第四十八卷第一號（京都），一九九六年。
- ③ 李商隱《燒香曲》，《全唐詩》，冊一六，頁6252，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

珠，構思都很新巧。六朝人詠博山爐，說它“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蔽野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①。與詩對應的一個難得實例是百濟故都扶餘陵山里出土的銅蓮花博山爐，時代約當中國初唐^②〔1-5〕。就隋唐博山爐的設計而言，駕鶴王子出沒重山已是前朝舊事，此際不過仍其造型，而別以蓮花為意象。唐人說：“鈿雲蟠蟠牙比魚，孔雀翅尾蛟龍鬚。漳宮舊樣博山爐，楚嬌捧笑開芙蕖。”^③以前面舉出的實例與此詩相對看，正可見出二者的同聲相應。以雀翎和花鈿妝點蓮瓣原是新的藝術構思，蛟龍捧爐，卻舊樣依然。至於此式香爐的設計來源，南北朝佛教藝術中精采的各式新樣或許是其一。敦煌莫高窟北周第四二八窟人字坡西披望板圖案^④，繪蓮葉、蓮苞簇擁出來的一枝蓮花，花心上面一對尾羽高揚的孔雀〔1-6〕，可以說，香爐的樣式與它是很相近的。

唐代另外有一種蓮花式香爐則是裝飾蓮花的爐蓋同多足爐的合二為一。爐身的式樣，源自兩晉南北朝常見的一種多足香爐，——或三足或五足，尺寸很小，多帶承盤，連盤通高不超過十厘米，如江西南昌縣蓮塘鎮出



1·6
敦煌莫高窟北周
第四二八窟壁畫



1·7:1 青瓷五足爐
江西南昌縣蓮塘鎮出土



1·7:2 青瓷蓮瓣紋五足爐
南京江寧將軍山出土

土南朝青瓷五足爐^⑤〔1·7:1〕，南京江寧將軍山出土南朝青瓷蓮瓣紋五足爐^⑥〔1·7:2〕。江蘇丹陽胡橋寶山南朝墓墓室畫像磚、湖北襄陽城西賈家衝出土畫像磚都有手捧此式香爐的仙人，爐裏冒着的輕煙也刻畫得很清楚^⑦〔1·7:3~4〕。後一例，同出尚有佛像畫像磚；又有一方畫像磚為侍飲圖，林木叢中主人踞榻，侍者手捧滿置盤盞的小案，榻前一個帶承盤的三足爐，爐內升起輕煙。隋唐沿襲此式，而常在爐足上面增加繁複的裝飾，比如獸面，比如力士，洛陽李樓下莊出土的初唐三彩五足爐可以為例^⑧〔1·8〕。如此造型的爐已見於西漢，西安三橋鎮西出土一件銅五足爐，高十四厘米，口徑二十厘米，據爐的口沿處銘文，知其名為“煇盧（爐）”，乃武帝天漢二年奇華宮中物^⑨〔1·9〕。大約與此同時，為這種樣式的爐加一個覆鉢形的蓋並在爐蓋上面裝飾蓮花，也成為風氣，此在敦煌壁畫中極常見，實物的例子也不少，著名的一件銀鑲金蓮花紋五足香爐出在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1·14、3·18〕。同出又有高圈足銀香爐一件，出土時，爐蓋貼着簽封，墨書標其名為“大銀香爐”〔3·21〕。又一件銀香爐失蓋，爐底鑿文有“五十兩臣張宗禮進”^⑩〔1·10〕。三件香爐都把蓮

④ 劉玉權《敦煌石窟全集·19·動物畫卷》，圖五一，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

⑤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塵封瑰寶》，圖3-22，江西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⑥ 器藏江寧博物館，此為參觀所見並攝影。

⑦ 姚遷等《六朝藝術》，圖一九五，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本書照片為參觀所攝）；徐湖平等《中國畫像磚全集·全國其他地區畫像磚》，圖一四一、圖一三八，四川美術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⑧ 洛陽博物館《洛陽唐三彩》，圖八五，河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⑨ 《秦漢文化》，頁261，學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按此器今藏陝西歷史博物館，此為參觀所見並攝影。

⑩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彩版六三、六四，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1·11
青瓷熏爐
湖北鄂城三國墓出土

花作為裝飾紋樣，第一、二兩例爐蓋、爐座飾蓮紋，蓋鈕作成蓮花苞，出煙孔也鑿成蓮瓣式的小洞眼。末一例在爐座上面鑿刻覆蓮紋。在佛教藝術的滲透中，香爐完成了意象與造型風格的轉變，各式蓮花香爐便是新風之一，並且由於香寶子的出現，而有了新的創造。

使用茅香的時代，備用的香料多放在竹筩裏。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墓出土的木榻中有一枚其上墨書“蕙（蕙）一筩”，出土的竹筩也正有一件裝滿了理成束的茅香根莖^①。但搗羅成末的龍腦、蘇合諸香，卻不宜存放在這一類容器裏。湖北鄂城三國墓出土一件雙疊式青瓷熏爐，下為雙耳鼓腹撇圈足之器，上則一具有器蓋、無器底的鏤孔瓷籠，其腹間又特別做出一個小圓筒〔1·11〕。上器出煙，下器容炭火，而附在爐間的小圓筒，便很可能是用來盛放香料的^②。以後，香末又依各種配方調製成香丸或香餅，與香爐配合放置，也有了專門的容器，其時器有專名，名作香寶子，簡稱香寶或寶子。敦煌文書中記有“銅香寶壹並蓋”，“鑰石香寶子貳”^③；《敦煌變文集》卷四《降魔變文》描寫舍利弗與勞度叉鬥法中的“風樹之鬥”，云“六師被吹脚距地，香爐寶子逐風飛”^④，都是很明確的例子。這

① 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冊，頁114、頁111，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② 《中國陶瓷全集·4·三國兩晉南北朝》，圖三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③ 伯·二六一三，《咸通十四年敦煌某寺器物帳》，黃永武《敦煌寶藏》，冊一二二，頁470，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

④ 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頁388，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1·12 《孝經圖》局部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一名稱也保存在《宋史》與《金史》的《輿服志》裏^①，如《宋史》卷一四九《輿服一》，曰政和三年議禮局更上皇帝車輅之制，其中說到“香匱設香爐，紅羅繡寶相花帶香囊，香寶”。舊題南宋馬和之繪《孝經圖》，中有一幅即在輅中案上以中間香爐、兩邊寶子一字排放，可以為證〔1·12〕。此前最清楚的一個實例，見於法門寺地宮。前舉銀鑲金蓮花紋五足香爐即出在地宮後室靠中部的的位置，香爐兩旁，便是一對鑲金人物紋銀香寶子^②〔1·13~14〕。香爐爐底銘文云“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銀金香爐一具并盤及朵帶鐙子全共重三百八十兩”〔1·15〕，而立於地宮前室門外的“衣物帳碑”，記有“香爐一副並台蓋朵帶共重三百八十兩，香寶子二枚共重四十五兩”^③。可知香寶子一對與此件香爐正是香具一組。此外一個確鑿的證據，是地宮中佛指舍利八重寶函中的銀鑲金寶函與純金寶函紋飾也恰好刻畫着香爐兩邊的一對寶子，與地宮出土的實物若合符契^④〔1·16、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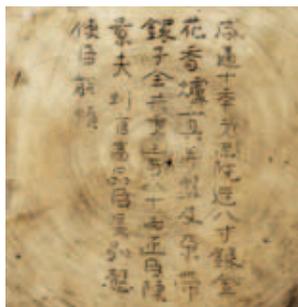
寶子與香爐配合放置的情形，大量見於敦煌壁畫。香爐和寶子的位置，在壁畫裏也已經比較固定，即多半置於佛座前面的香案上，中間香爐，兩邊寶子。寶子的形

① 唐代以後，寶子的名稱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經不很常用，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錢鎮州回文後》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考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台，即台為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豈漢丁緩被中之制乎”。所謂“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乃當時一般人的認識水平，而黃氏考證所得，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

② 《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頁37，圖二六。

③ 《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彩版二〇三。

④ 《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彩版一〇三至一一五。



1-15 香爐銘文

1-16 純金寶函右側面
法門寺地宮出土

狀不止一種，莫高窟第九窟的一幅白描圖中，所繪香爐兩旁的寶子，式樣與法門寺所出最為相近^①〔1-17:1〕。此圖時屬晚唐，也與法門寺出土器物的時代大體相當。又敦煌發現的唐咸通九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首圖，佛前香案上的香爐和寶子〔1-17:2〕，形制也與法門寺所出者相似^②，且二者乃同一時代，正好可以互證。此外尚有一種分置於香爐兩側的寶子，喇叭形高足，半球狀的器身和器蓋，蓋頂中央為相輪形的鈕，敦煌壁畫中也多見。奈良正倉院藏有與之形制相同的“黃銅合子”，一般認為它是盛香的用具，亦即所謂“佛前供養具”^③〔1-18:1〕。江西瑞昌范鎮出土一件唐代銅盒〔1-18:2〕與此極似，同出尚有一件帶塔形鎮的鵲尾爐^④。由實物與壁畫的一致，可知這種樣式的銅盒也是香寶子。而龜茲石窟壁畫中有同此造型的手爐，如克孜爾尕哈第十三窟右甬道外側壁龜茲王族供養人手中所持的一柄^⑤〔1-18:3〕，壁畫時代約當六至七世紀。

敦煌莫高窟時屬唐代的壁畫中，又大量出現一種把寶子與香爐合為一器，且組合為蓮蕾與蓮花的圖像。如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北壁觀無量壽經變（初唐）〔1-19:1〕，第一〇三窟東壁維摩詰經變（盛唐）〔1-19:2〕，第三六〇窟北壁藥師

①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圖一七八，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② 《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版畫》，圖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③ 《正倉院展·第四十六回》，圖二〇，奈良國立博物館一九九四年。

④ 《塵封瑰寶》，圖4-27、4-28。

⑤ 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克孜爾尕哈石窟內容總錄》，圖版九，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九年。



1·18:1 黃銅合子
奈良正倉院藏



1·18:2 唐代銅盒
江西瑞昌范鎮出土



1·18:3 克孜爾尕哈第十三窟
右甬道外側壁畫

- ❶ 《中國畫像石全集·8·石刻綫畫》，圖一〇九。
- ❷ 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圖一六八，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 ❸ 東魏武定元年李道贊率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今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此為參觀所見並攝影。
- ❹ 《保利藏珍》，頁215。
- ❺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紀念藏經洞發現一百週年》，圖一三九，朝花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又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一件敦煌所出麻布彩繪供養帳，香爐的風格和式樣與此大抵相同，爐的兩邊是兩對蓮花台上的銜枝鳳鳥（《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敦煌藝術品I》，圖92·3，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❻ 今藏加爾各答博物館。照片為參觀所攝。
- ❼ 當日的佛教藝術中尚遵循不出現佛陀形象的原則，因此此來象徵釋迦牟尼的誕生。照片為實地考察所攝。

後，河南滎陽峽窩鄉北周村出土的東魏周元熙造像碑，裝點在博山爐覆蓮座上的荷花、荷葉，更為繁麗，值得注意的是，兩邊又分別擎出一枝如深杯一樣的蓮蓬^❶。接着，在東魏駱子寬造像碑，蓮蓬變成杯狀器物^❷。與此同時，在另一方造像碑中，香爐兩旁蓮梗托起的，便已經是一對寶子^❸。此後的北周也有同樣之例，如保利博物館藏時屬北周的釋迦造像碑^❹〔1·21:1~5〕。同類圖案並且一直延續到唐代，如今藏巴黎盧浮宮的一幅唐代彩色麻布畫，畫面上端繪對鳳，下端繪對獅，獅子中間的一座香爐，同樣是以艷麗的三朵蓮花捧出香爐和兩邊的一對寶子^❺〔1·22〕。

就淵源而言，這種構圖的意匠來自印度。如修建於公元前一世紀的巴爾胡特大塔欄楯浮雕，用來表現佛母摩耶夫人誕育太子情景的《二象灌頂圖》^❻〔1·23:1〕，圓形畫框的下方，一對從寶瓶中攀援而上的蓮莖，蓮莖上對稱生出蓮葉、蓮蕾和蓮花。中央的一大朵花瓣下覆，花心站着手拈蓮蕾的佛母。兩側各一枝仰蓮，花心的蓮蓬上是高舉水罐向下灌頂的一對大象。公元前後陸續建成的桑奇大塔塔門浮雕中的《誕生圖》也是大抵相同的圖式^❼〔1·23:2〕。這樣的構圖很早便傳入中土，湖北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



1·21:1



1·21:3



1·21:2



1·21:5



1·21:4

造像碑中的蓮花香爐

1·21:1 北魏正始四年法想造彌勒三尊像

1·21:2 東魏周元熙造像碑

1·21:3 東魏武定元年駱子寬造像碑

1·21:4 東魏武定元年李道贊率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

1·21:5 北周釋迦造像碑



1·22 唐代彩色麻布畫(局部)
巴黎盧浮宮藏



1·23:1 巴爾胡特大塔欄楯浮雕



1·23:2 桑奇大塔塔門(東門)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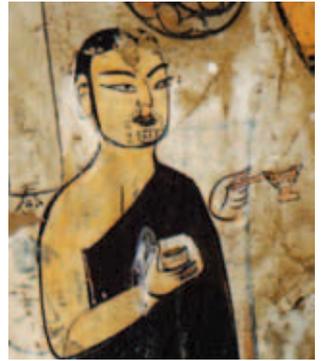


1-24 馬韉帶上的銅飾

武昌蓮溪寺彭盧墓出土



1-25 南朝造像石 成都西安路出土



1-26 炳靈寺第一六九窟壁畫

年校尉彭盧墓中出土一件馬韉帶上的銅飾，銅飾中間一朵蓮花，上立菩薩裝佛教造像，蓮花兩邊對稱裝飾一對花蕾^①〔1-24〕。雖構圖極簡，卻已略具其意。發現於四川成都的南朝造像石中，有構思與印度之例完全相同、唯在局部稍作改變的作品，如編號為 H1：6 的一件，造像石底端的覆蓮座上擎出三枝蓮花以承三佛，伸展於兩側的蓮莖則分出一對小枝，枝上蓮花各坐化生童子^②〔1-25〕。據其中有紀年者推知，這一批造像石作於六世紀初，與前舉北朝造像大抵同時，可知來自印度的影響，及於中土南北，而北朝藝術家將一對寶子與一件香爐配合放置的圖像嫁接在這一類對稱的圖形上，一種新型的蓮花香爐便誕生了。

與此同時，更有一種用於手持的蓮花鵲尾柄香爐活躍於佛教藝術，不僅見於圖像，且頗有實物存世。

鵲尾柄香爐，南北朝時多見於中原地區的石窟寺及北朝造像碑，最早的一例目前所知見於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第一六九窟十六國時期的西秦壁畫^③〔1-26〕。南朝作品中也偶見此器，如江蘇丹陽胡橋寶山吳家村南朝墓出土的一方羽人戲龍畫像磚，羽人手中所持即鵲尾柄香爐^④〔1-27〕，當然這是屬於道教藝術中借用的一例。唐代或名此類香爐為

①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圖版七：8，《考古》一九五九年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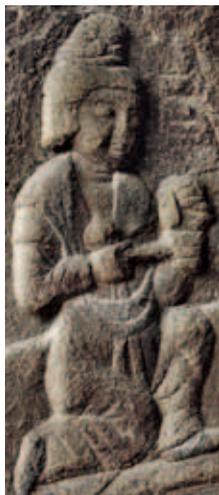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等《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頁14，圖一五，《文物》一九九八年第十一期。

③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圖三八，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④ 《六朝藝術》，圖一九二。本書照片為參觀所攝。



1:30 莫高窟第三八〇窟
北壁壁畫(基本)



1:31:1 四川廣元千佛崖
第二十八號大佛龕



1:31:2 四川廣元千佛崖第三十四
號龕

手持鵲尾香爐，爐柄正有一個鼓腹細頸的香寶子^⑥〔1:30〕。四川廣元千佛崖初唐第二十八號大佛龕，弟子迦葉手中所持也是同樣形制的一柄鵲尾爐〔1:31:1〕。相同的形象又見於千佛崖第三十四號龕，香爐乃供養人手持，龕有天寶十年題記^⑦〔1:31:2〕。此外日本法隆寺藏玉蟲廚子，其須彌座彩繪有二僧手持柄香爐的形象，爐柄也帶着寶子〔1:32〕，玉蟲廚子為推古女皇時物，時代相當於隋至初唐^⑧。以上諸例，香爐的爐身為高足杯式，而並沒有製成蓮花形。並聯花苞式寶子的蓮花鵲尾爐，見於遼代佛塔雕刻和墓葬壁畫，如遼寧朝陽北塔塔身磚雕^⑨，赤峰市敖漢旗韓家窩鋪遼墓、河北宣化下八里遼墓壁畫^⑩。末一例中的香爐以俯偃的一片荷葉作底，亭亭秀出的一莖蓮花作爐，又一枝待放的花蕾，三枝結為一束，作成香爐的長柄〔1:33〕。山西朔州崇福寺彌陀殿東壁中鋪金代壁畫，也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形象，釋迦牟尼一旁脅侍菩薩手持的一柄即是一例，香爐當心處尚有焚燃着的香丸^⑪〔1:34〕。它與莫高窟第三八〇窟的鵲尾爐自是一脈相承，與釋典中的描寫也大致相合。《清異錄·器具》“玉太古”條曰南唐焚香之器有“把子蓮”，應即此物。

⑥ 敦煌研究所《敦煌石窟全集·佛教東傳故事畫卷》，圖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〇〇〇年。

⑦ 《中國石窟雕塑全集·8·四川 重慶》，圖一、圖四二，重慶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此外尚有時屬盛唐的莫高窟第一三〇窟之《樂庭環行香圖》；又如山西平定姜家溝村壁畫墓中的執爐女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平定宋、金壁畫墓簡報》，封二：1，《文物》一九九六年第五期）。

⑧ 《法隆寺之至寶》第十二卷，首頁彩版，小學館一九九三年。

⑨ 《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圖版九七:2；圖版九八:1、2。

⑩ 于建設《赤峰金銀器》，頁157，遠方出版社二〇〇六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一九七四至一九九三年考古發掘報告》，彩版八一，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按關於此類香爐的考釋，孫機《宣化遼金墓壁畫拾零》一文為最早（見《尋常的精緻》頁70，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註釋11見頁19）



1·35:1 並聯花苞式寶子的蓮花鵲尾爐
內蒙古赤峰寧城埋王溝遼墓出土

1·32 玉蟲廚子須彌座彩繪(摹本)
日本法隆寺藏



1·33 並聯花苞式寶子的蓮花鵲尾爐
河北宣化下巴里遼墓壁畫(摹本)



1·34 山西朔州崇福寺彌陀殿金代壁畫

香合

香盒，古籍通常寫作“香合”。香合的歷史不算短，脫離開了薰香史中單薰草香的時代，凡樹脂香料及合和眾香製成的香餅香丸，均須置放在香合裏。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樹脂香料即盛在口徑九點五厘米的一個紅漆合中^①。北魏時期香合的使用大約已經很普遍，龍門石窟彌勒洞北二洞，窟頂有一手香爐一手香合的飛天^②〔2·1〕。供養人從香合中拈取香料，在河南鞏縣石窟的帝后禮佛圖中則已成為禮佛的圖像特徵之一^③〔2·2〕。

隋唐，出現了與香合並用的另一種置放香料之具，時人稱為寶子或香寶子。寶子多半做成高筒罐的樣子，底有圈足，頂上有蓋，蓋有捉手〔2·3:1〕。香合與寶子在使用上稍有些分別，即香合常常是單獨的一具，寶子則多半成對，一左一右設在香爐的兩邊。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裏發現的隨真身衣物帳香具類中列着“香合一具，香寶子二

①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上冊，頁135，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② 龍門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龍門石窟》，第一卷，圖六九，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③ 李仁清《中國北朝石刻拓片精品集》，頁141、149，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2-1 龍門石窟彌勒洞北二洞窟頂飛天



2-2 河南鞏縣石窟浮雕中的帝后禮佛圖(拓片)



❶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彩版一一〇、一五八，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❷ 元明清時代鹵簿香具中仍有香合，但鮮以“寶子”為稱。清《皇朝禮器圖式》卷十“皇帝大駕鹵簿香合”、卷十二“皇太后儀駕香合”，圖式均為香合一具單獨陳放於几，或以其時鹵簿中香爐多為提爐故也。

❸ 《全唐詩》，冊一二，頁 4439。

❹ 徐松《宋會要輯稿》，第八冊，頁 7843，中華書局影印本一九五七年。

❺ 天子生日而名之為某某節，其俗始於唐代玄宗時，事見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四“降誕”條，又宋程大昌《程氏續考古編》卷五“誕聖節”條。

枚”，即是其證，地宮中佛指舍利八重寶函中的銀鑿金寶函與純金寶函紋飾也正好刻畫着香爐兩邊的一對寶子，與地宮出土的實物對應得分毫不爽^❶〔2·3:2，1·14、16〕。不過與香合相比，寶子的使用歷史短得多，並且幾乎不作為尋常日用。宋金時代鹵簿的香具類中仍有寶子，而這已可算作它的尾聲^❷〔1·12〕。正如盛放香脂面藥講究者多用金合銀合，唐代香合之貴者也以金銀製品為多，但香合總要更大一點兒。唐詩中說到香似乎依然帶着由六朝而來的溫柔 and 綺麗，香合的精緻也好像更助遐思。“鈿合碧寒龍腦凍”^❸，香合與香在李長吉筆底成為枕邊春夢裏悽美迷離的意象，《春懷引》的題目之下，思緒便可以牽惹得無限遼遠。金合盛龍腦，宋代依然，如《武林舊事》卷七曰太上亦即宋高宗賜史浩“冰片腦子一金合”，它正好是“鈿合碧寒龍腦凍”洗盡了詩思的實錄。

香合作為賀禮，晚唐以後漸成風氣。《宋會要輯稿》載太平興國二年吳越錢俶“進賀納后銀器三千兩”，“金香獅子一座並紅牙床、金香合、金香毬共五百兩”^❹，其例也。宋代，皇帝的生日稱作“聖節”^❺。《宋史》卷一一二《禮十五》“聖節·諸慶節”條：“建隆元年，群臣



2·3·1 金花銀香寶子
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2·3·2 佛指舍利純金寶函
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請以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正月十七日，於大相國寺建道場以祝壽。至日，上壽退，百僚詣寺行香。”建隆元年，乃宋開國之年。聖節則各有名稱，如真宗壽誕稱“承天節”，仁宗壽誕稱“乾元節”。聖節的種種繁瑣和熱鬧不必細說，諸王，百官，內職，上壽之以銀香合，幾成定制，此皆備載於正史^⑥。歐陽修《歸田錄》卷二：“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嘗利其餘以為餐錢。群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壘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吃香，群牧吃糞’。”^⑦宋初以供奉官和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群牧司的職掌則是總領內外飼養、放牧、管理、支配國馬之政。聖節前的一個月便在各大佛寺建道場，如此，釀錢飯僧，進香合，自然成為一筆數目不小的香錢，三班院長官因此可以吃香也。皇太后生日也有類似的儀節，視天子之禮而或作裁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九，真宗乾興元年十一月，“以皇太后生日為長寧節。中書言：‘前一月，百官就大相國寺建道場，罷日，賜會於錫慶院，禁刑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婦

⑥ 金朝亦同此制，見《大金集禮》卷二十三。

⑦ 中華書局校點本《歸田錄》前句點作“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見該書頁25，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九七年再版），誤也。